



職方典第二百六十九卷

青州府部藝文一

齊侯罇鐘銘

無名氏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陞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忠媿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余弘厭乃心余命汝政于朕三軍綴成朕師旗之政聽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故死事穆和三軍徒徇粵故行師偵中故罰公曰及汝敬恭辭命汝應格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敏于戎攻余錫汝釐都嗣爵其縣二百余命汝司辭釐造國徒三十爲汝敵寮及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小子汝敷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緘差饗爲大事繼余于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成公家應卹余于溫卹汝以卹于朕身余錫汝車馬戎兵釐僕二百有五十家汝以戒戎作及用或敢再拜稽首應受君公之錫光余弗敢廢乃命及典其先舊及其高祖黻黻成唐又敢在帝所敷受天命刻伐履同貫乃靈師保小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夔公之姪而

鹹公之女甥生叔及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小心襲齊靈力若虎謹恪其政事有恭于公所穀擇吉金缺鎬鑄鋁用作鑄其寶鑄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有事俾若鐘鼓外內開闢都兪兪造而朋剝毋或承類汝考壽萬年永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宇綴義政齊侯左右毋央毋

原缺四字

曰武靈成子孫永保用享

齊侯鐘銘一

無名氏

惟王三月辰在戊寅師於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忠媿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余引厭乃心余命汝政于朕三軍綴成朕師旗之政聽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故死事穆和三

齊侯鐘二

軍徒衛粵故行師偵中乃罰公曰及汝敬恭辭命汝應格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敏于戎攻余錫汝釐都引爵其縣二百余命汝司辭釐造國徒三千爲汝敵寮及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

齊侯鐘三

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寡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小子汝敷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緘差正饗繼命于外內之事中敷溫刑以敷成公家應卹余于

齊侯鐘四

溫卹汝以卹余朕身余錫汝馬車戎兵釐僕二百有三十家汝以戒戎作及用或敢再拜稽首應受君公之錫光余弗敢廢乃命及典其先舊及其高祖饒饒成唐又敢在帝所敷受天

齊侯鐘五

命刻伐履同貫乃靈師保小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夔公之姪而餗公之女粵生叔及是辟于齊侯之所是以小心襲齊靈力若虎謹恪其政事有恭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錫及吉金

齊侯鐘六

鎬鎬元鏐鑠鋁及用作鑄其寶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

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俾若鐘鼓外內開闢都都僉僉造而朋剝毋或承類

齊侯鐘七

汝考壽萬年永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字綴綴義政齊侯左右毋央毋已至于葉曰武靈成子孫永保用享

齊侯鐘八

斯男而執斯字綴綴義政齊侯左右毋公之孫其配夔公之妃而鹹公之女

右鐘銘凡十有三乃齊侯鐘銘分以銘之其文辭比齊侯鐘銘亦有詳略不同者博古錄云是鐘齊物也齊自太公望得國而周天子使召康公命之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王室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皆得而正之故自太公流澤之久迄于桓公凡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而終以霸焉是器必首稱于桓公者其以此也至于言封域之出處世次之先後錫賚之多寡此不復論蓋已具於齊侯鐘銘矣錢塘薛尚功識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字多闕不錄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

孔融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潒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齊都賦

魏徐幹

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瀆則洪海洋發源崑崙驚波浦厲浮沫揚奔南望無垠北顧無鄂兼葭蒼蒼蒹葭沃若瑰禽異鳥羣萃乎其間帶華蹈縹披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翩翻靈芝生乎丹石發翠華之煌煌其寶玩則元蛤抱璣駿蚌含璫構厦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螭

桶山岵雲牆其後宮內庭嬪妾之館衆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脩龍榜遊洪池折珊瑚披琉璃日既  
仄而西舍乃反宮而棲遲歡幸在側便嬖待隅含清歌以詠志流元睥而微眄疎長袖以合節紛翻  
翻其輕迅王乃乘鸞玉之輅駕元駿之駿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旂虹亂盈乎靈囿之中於是羽旌  
咸興毛羣盡起上蔽穹庭下被皐藪

擬冊齊王文

唐劉禹錫

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啟茲東國境于青州略隅夷導維淄鹽絺貢庭縶絲入篚粵在少昊爲爽鳩  
之域沃若殷商乃薄姑之丘周實太公之國積海岱之饒習兵革之盛因俗簡禮其政易成咨爾第  
二子某直諒多聞溫裕有立樂于爲善力其未能行本真廉言依忠孝固可錫茲青社俾藩于東是  
用命使某官某乙持節冊命爾爲齊王往欽哉宜聽朕命夫敬人可以治國後己可以得人謂己不  
明任賢良以爲明謂己不德資師傅以爲德國安則備關忠孝人散則忝爾君親慎乃厥脩無替休  
命

謝青州到任表

宋劉摯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何人繼命師守蒞官茲始揣己不遑伏念臣器縕至疏智靈弗競遭會繼明之始越膺共政之圖三府空逮於六期千慮蔑聞於一得雖進退必繇其道常願學乎聖人而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寬典刑於司敗假丘壠之便藩報政稽期實愧三年之魯改符易地猶叨四履之齊惟時東秦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少致攘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之餘風謹於承流可以無事曾是迂愚之品獲塵寄委之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豐中而光大沉幾以通變化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遐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衰境激昂至恩簡禮去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遠俗之安儻集涓微仰酬覆轡

齊論

蘇轍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誼無異夫陳平賈誼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爲也而謂伊尹太公爲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爲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嫡庶爭立桓公

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爲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爲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爲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偷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嫡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稷下賦

司馬光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閭夏屋長檐罍罍明潔几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辯是分非榮譽樵株爲之薪蔚皆毀理美化爲瑕玼譬若蘭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澤鴻鵠鷺鷥鼓舞於渤澥之涯於是齊王沛

然來游欣然自喜謂稷下之富盡海內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登海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植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碣珠亂玉魚目間珠泥沙漲者其泉鳳蕒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失叙行者多岐而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羈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浮末敦明本初脩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脩列讒邪放疎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粱齧肥而餐驕君之祿不若荷鋤秉耒而爲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閨室鳳藻鸞義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爲徒慕養賢之名而未睹用賢之實也已

青州怪石供

蘇軾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紋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于相形

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于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直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于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可以食易無用予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恨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

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堯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

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厓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厓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遊仰天山記

金完顏沒里也

營丘之南百里仰天勝絕甲於東方聞名舊矣皇統丙寅四月余被命總帥諸郡首欲登覽然庶務鞅掌有所未暇歲幾再周公庭無事思遂初約乃率宗堦敦信校尉少尹副都總管蒲察阿里補數

人相與來遊越自臨胷歷五井而西捨車山行如在錦屏間者二十餘里登高俯深野芳夾路觸目可佳比至招提曳杖履披薰風蔭嘉樹禮觀音相謁豐濟祠探黑龍淵息白雲洞聽水簾之潺湲望陂門之屹嶭凡足跡可到者皆周行而歷覽之乃知塵埃之外自有佳趣功名富貴有不與焉徘徊嘆賞繼日忘歸屬以委寄之重未快卜鄰之便將遂言還因志諸石

遊標山記

張養浩

綽然亭西三四里有雙山曰標各廣四十畝上無樹林東西並峙皆青山疊矗勢陂陁可步而上按輿圖志無其名蓋土人以旁無他山惟此若標可望故以名之其上有洞如屋可避風雨始登若小勞旣戾其上神超氣逸身欲羽飛環視衆山手若可卽其聯巖屬巘盛于東南而微殺于西北諸支流之水縈絡交碧練橫繩引析而復合蓋郊外可登眺者莫此勝焉嘗欲構亭其上時杖履往來因仍未暇旣而坐洞屋中出觴更酌詠古人閑適之詩其清歡雅思悠然而集身世兩忘加以烟嵐空湧相與冥合竇乎不知余之爲山而山之爲余也



職方典第二百七十卷

青州府部藝文二

遊范公泉記

明喬宇

劉子汝忠餞予于青州城西門外范公泉上泉名范公者宋范文正公知青州有惠政泮溪側出醴泉頌古今人口不絕泉亦恆溢聚不涸人以泉應范公而出故名其泉馨冽甘美可以已疾故今海岱之醫用斯泉以丸藥所謂青州白丸者泉上有亭始構于范公歐陽文忠諸賢皆賦詩刻石亭中近圯頽轆霜桷雨幸而泉靈勿隕以伏甯君惟臣以范君故葺而新之偶值落成予爲纂泉名扁于亭上予謂汝忠曰善哉斯遊乎西門之郊可餞之地近有堯駝遠有九廻佳山秀谷非不可宴娛但不過坐奇石登危峯眺雲物而已泯焉無感亦無益于予與子也今也觀其泉而思其人而景其政念猛意發目有顧顏有斂心有警身有規先憂後樂之志亦不知何所來而繫吾之內而耿耿然也

冶泉記

馮琦

冶水出冶官祠下注于湖疏爲河以入瀾水湖白龍灣當海浮山下相傳爲歐冶子鑄劍池澄泓見底可舟可泳泉自湖底仰而上浮如龍珠蛟汨勻圓萬顆水烟奄靄細如薄霧水升降與海潮汐相應其南有潭絕深作蔚藍色投之以物不沉湖可三畝許樹環之自湖堤以北皆匯泉爲池竹環之泉分道下注非絲非竹環佩璆然陂陲相屬不知而入者不能出地可以忘暑游客不假河朔之飲霜雪落木葉脫竹亭亭獨秀下與水荇相映亦復不知有冬凡湖中泉以萬計湖外泉以百計樹以千計竹以萬億計魚遊于湖鳥飛且宿竹樹間者不可得而計亭凡四堂凡二樓凡一池凡七橋凡十主人凡五余清漪亭主也歲月不時至乃反客而諸叔居水上者獨爲主主人喜時花養魚鳥所居成趣讀古人詩時時舉其辭亦頗愛客客至迭召而飲食之余至卽不敢當客顧諸叔實爲主飲而散宿于清漪亭余乃爲主余旣去亭爲主異日亭做山水爲主蓋自酈道元稱薰冶泉之勝著于水經數百年而劉槩居之又數百年而海浮叔祖居之割十之一易地於沈氏沈氏以歸余若循其始則爽鳩氏之樂也吾何客主之有余自得請凡四至最後秋九月也與弟季韞宿于亭客旣去興復不盡寺鐘初歇山月半吐微雲點綴乍晦乍明乘月渡小橋至山下且行且止且相與語經冶官